



大
華
名
選
地

~ 16
2317
2



16
23/7
3-2

奎華名選卷之六

成種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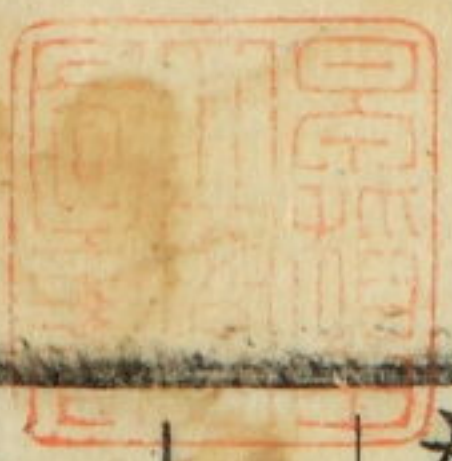
字直哉昌寧人辛未生丁酉司馬辛丑泮製
居首 賜策赴壬寅 庭試

賦

泰山魯邦所瞻

背於齊而面魯聖所登而人仰龜蒙夔而即小鳧繹
峙而讓崇吾宗國之所瞻青未了於一方亮巨嶽之
作鎮認東土之攸宗曾東藩而錫圭魯所瞻者周公

卷六



癸卯選講製文臣著



聖化於真疆蔚民望於凝籙流于僖而勿替人仰
之如喬嶽瞻彷彿於即地魯有山而惟岱靈華結於
震維磅礴真於汶澣巖巖象夫翠嵩蔚為望於東表
摩天宇而峻極聖在東而山又山一邦之所宗德萬
民之攸覩何所獨無巨嶽竊獨愛此介丘皇眷顧而
錫土遂以鎮於大東歌闕宮而聖德屹日觀而山宗
環一域而共仰配兩美而無疆虞皇柴而嶽尊季氏
旅而山羞巍乎高而象德魯無斯其奚取靈神儼其
在壇真國祚於千禩惟南衡與北恒為此此則風下
山與聖而并尊地因人而愈高環一疆而萃乎率衆

黎使仰止肆詩人之詠此象朱絃而登歌原茲山之
孕秀蓋於嶽而最鉅橫東南而有餘匝區域而斯尊
美為宗於衆山魯人瞻於千春况姬公之所封于以
在於其下蔚穹崇於群望覩彷彿於德儀興寶藏而
利民配聖功而永世拚璇題而永靖後千載而嚶嚶
詩

岸容待臘將舒柳

時節椒花近柳枝得氣初色分微雪後意在淡煙餘
不日應須淺先春已漸舒樵童勤護惜芳信獨憐渠
箋

擬朝鮮箕子民人等謝經畫井田之制箋

并引

伏以沮水告千年之清文物改觀槿原講九畝之制
區劃始分天開箕躔地均井界蓋間制民厥有恒產
行政必自井田自我公遂及我私家為均民業之本
出相友而守相助亦寓敦風俗之方肆軒轅經土地
之宜州野始畫粵殷周行助徹之典疆理既平惟我
東方一域顧非禹服納結之鄉未沾周家分田之化
氓俗屬草昧之會誰與并耕地勢多巖阻之形尚有
遺利境隣貉國或貽寡取之譏壤隔堯封誰識惟王
之貢幸茲白其馬之王子居然星言駕於是邦八條

之教誕敷幸際東土之一治九夷之居何陋喜逢中
州之大人制度衣冠奚但摸中華之盛甸廬鄉遂政
屬變舊俗之期乃於出震之初遂講分井之制疏溝
洫而正疆界教八人同養之方廓林藪而治沮洳開
千里提封之野中土之田制盡在寧有相去千之嘆
左海之民產咸均肇見若畫一之美嗟我得明夷君
子與爾歌甫田一章占牧夢於中廬繫惟粒我望靈
雨於南陌亦知先公九一稅舊典未行始昧制產業
之本五百年聖王有作今獲相生養之方誰意五服
外之遐荒亦預三代共之良制土賦底定於三壤寧

惠租稅之何從經畫始自於一方可期山澤之盡闢
仁人之利博矣既仰分土之規帝力於我何哉共和
擊壤之曲臣等謹奉箋稱謝以進曰受一廛為氓願
切耕野與八家同并恩荷粒烝九賦乃貞兆民永賴
伏念臣等是出日食以為天耕鑿未同於康衢恒
慕平秩西之化洪荒初闢於海國迺切遯矣東之嘆
念海外阻君師之治而國中無廬井之法世已遠降
檀之神后莫覩一變之洪休人或傳治岐之仁聲迺
羨九畫之良制昭代儀物孰非慕華之忱民業豐亨
最闢樹桑之典屬當太師蒞封之日徒仰聖人新國

之規以上國備三恪之賢猥屈偏壤回當日叙九疇
之意經理一邦有王者作焉縱仰朔法制之盛自經
界始也敢望厚民生之恩何圖革俗之衷特頒井地
之制用夷變夏賁新一隅之治爾界此疆咸正九稅
之法蓋聖后仁民之念不以鄙夷故今日畫田之規
俾遂生業是所謂區而別矣孰不曰食哉時乎良耜
遍出於四隣將趨告余春之候美法悉布於偏土豈
有無諸夏之嘆穀腹之恩稽首以謝茲蓋伏遇我后
東方有聖南面為治紹六七之聖君克布新化膺千
一之昌會丕變陋風遂令蠢氓亦被鴻渥臣等敢不

華華名選
歌舞聖德霑塗農畦樂爾秋成縱愧虞俗之封屋為
此春酒庶效幽民之躋堂

詔

擬周冬至奏樂園立詔

王若曰雷開千門萬戶所貴宣陽氣之方樂奏六律
八音庸舉格天神之禮是日也長至穆愉兮上皇予
惟陽生建亥之餘天惟開子之始復卦著七日之義
人事宜護持乾道為衆陽之宗王政必貴茂對第
稗陽不能自達惟大樂可以相宣值大音方希之時
孰虛藏地底之氣有太和潛煽之妙最宜奮雷出之

聲屬茲黃鐘應律之辰俄傳綵線添長之報微陽排
北陸之沍暗動碩果之春瑞曜垂南至之輝正淡玄
酒之味生意難遂此日貴護養之功聲音與通何處
修對越之禮顧斯辰昭事之地而彼丘象形于天有
園其壇所以法高穹而昭陽德於此鼓樂庶幾調元
氣而動天和庶草無知尚資赭鞭之煽動太陽俯照
尤合朱絃之宣揚茲命大司樂乃於日至奏樂園立
雷鼗雷鼓參錯越席之間雲和雲門鏗鏘燕及之夕
胡然而帝儼陽和之方昇倣之以鳴藹春意之畢達
勾萌芽甲氤氳半夜之潛嘘金石竹絲導揚一天之

和氣於戲聖人垂扶陽之訓王者重郊天之儀當先
王閉關之時詎忽扶護之道追和仲在朔之義宜體
欽若之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論

不試故藝論

臣論曰臣嘗讀魯論至此章竊不能無疑蓋自後世
儒吏之分而始貴道賤藝當夫子時則固不以一藝
字為可賤也夫道外無藝藝外無道故周公之言曰
多材多藝又曰予仁若考是則以仁與藝並稱也且
夫子之言曰成於樂據於德游於藝而藝最居後則

夫子亦嘗不以藝為末節小技而獨於此章歸之於
小小技能似若啓離道與藝之弊者抑何哉噫夫子
之言即衰世意也人徒知此言之為自謙之辭而獨
不識傷時病俗之意默寓於藝字蓋其有見乎後世
儒吏之分而為此言以發之也不然則豈以六藝為
聖門教人之大法而反以一箇技能當之哉嗚呼河
圖不出木鐸終窮東周之心止於執御四代之制變
為獵較於是乎大道隱而一能著至德晦而一技彰
然則夫子之所以藝者果由於無所試也雖然世治
而制禮作樂則為周公之藝道衰而或鈞或弋則為

夫子之藝由是言之試亦藝不試亦藝試與不試在時而咎未嘗在藝也今若因此而遂以藝為不屑則豈夫子之意歟噫周官一書儒吏滾作一塗道藝未嘗殊轍故如羽人角人之微土方合方之類所掌至為瑣屑而要皆道中之一事則今此夫子之多能亦是道中之一能非如人之以一藝自名者故夫子之弋鳥較黜雖可謂與鄉人同其事而鄉人之弋鳥較黜不可謂與夫子同其藝然則夫子之藝亦異乎人之藝而或者認作才技片能不能學夫子之道而遽謂得夫子之藝則其亦末矣雖然臣之此言蓋出慮

後世之意而夫子此訓可想悲當時之心苟使魯衛陳楚之君得夫子以為政則其必有如何作用如何措置夕陽回而亭午戰塗變而康衢其功化之浩博事業之悠久若乾道之不能言所利而如堯舜之無能名其功矣惜乎橫玉未沾海磬入望使夫子至大且全之道未見其一二而尋常表見者只是末技小長而已人之不知者以多能自之夫子之自許亦以小藝言之嗚呼其亦憾矣後儒之論此章者緊不過如是而臣獨斤斤於藝之一字者非剗出新奇之言也誠以覽者或不能察本意而直以藝為可賤可羞

則是其一字之誤認而流弊誠不細也雖然道與藝亦不能無分惟在乎本末俱舉大小兼該而知其相因而不相離則亦可也臣於是不得不辨而論之臣謹論

策

王若曰大學衍義補所以補衍義治平之闕備大學體用之全寔人辟致治之要也衍義之作願忠於時君而獨漏二條瓊山之學有遜於前儒而補成全帙何也豈其不補而不為闕補之而不為衍者存歟原書所衍四分居三而缺猶無多續編所補獨舉其二

而卷溢數倍何其繁簡之不同歟合二書而言之則何體何用孰理孰事而前後之巧拙果何如也審幾微所以補格心之闕成功化所以收治平之效則補篇中亦有成始成終之可言歟其大目則有十二之分其細條則有百餘之多其次第允例之詳皆可指陳歟文胡不純乎雅而或涉於俗事胡不雜於儒而又近於吏歟治道莫尚於絜矩而義無所衍傳文不及於兵戎而說得最詳者何歟備論遏盜之機則似乎礦賊之逆覩而全諱縱閹之禍則豈其老奴之積畏歟綱張室具之喻得無近於矜伐素書金積之譬

亦可謂之觀切歟衆目布列誠若散錢之富八條同
貫可免欠索之譏歟高皇圖揭殿壁則徒曠感於千
古孝宗進講經筵則被恩榮於一代士固有幸不幸
而然歟大抵大學一部自三綱而為八條自經一章
而為傳十章則孔曾相傳之際已自有稍衍而漸備
者矣至於西山之書只論四要而丘氏之編追補其
闕則凡從古以來經傳子史之言可付於治平二條
者於是盡之矣使後之制治者其於用人理財安民
禦戎之政隨其遇而揀其類則故事時宜無不開卷
瞭然惟在審擇而舉措之耳其為功豈不大哉第此

書之作蓋已累百年而世無善治猶夫前日豈孫子
千金之方不能療疾而然歟特有疾者不能服耳惟
予耽着此書沉潛於燕澣之中欲於明新體用之說
古今通變之宜體認而力行以作注措之左契而奈
之何書自我自治不從欲反求政令無非尤悔之端
今欲使先儒苦心不歸空言無補之科則其道何由
咨爾子大夫必有導迪對揚之策須各悉心敷陳之
予將親覽焉

臣對臣嘗以為大學一部即一箇心字之衍義而
真氏之編則大學之衍義丘氏之書則又衍義之

補闕而若其推之既遠衍之既廣本旨則反晦何以言之夫天下雖廣而不外於一心之靈事務雖繁而盡該於一心之妙是以大學傳首章既極言明德之工而其下新民章又先說自新之目誠意以下諸章既備說治心之方而到得平天下章則首先提出一矩字以明此心之用雖彼好惡公私財用用捨頭項甚多而間以克配上帝先慎乎德之語合并說去一章歸趣莫不以一心字照顧之則大學一部之為心字之衍義者誠非臣之創說於本篇之外也至於丘氏之編則雖自謂補真氏

之闕而但從治謨政術之間而聯累而排鋪全無提出此心以為出治之本領田地焉如真氏之有體無用雖若闕畧而體立用行其理固然則猶不害為成一家之書而若衍補之纂已詳於節目而全闕於本源之地惟 聖問所舉審幾微之目稍若現說此心而其實則多是從政治事務之間審其幾微之意而已初非拈出本源以立其基址則是將補前人之小闕而自不覺其反闕於大處其為無頭之學不啻如韓子之闕格致一段也且其自謂廣引治平之條者兼得格致之工而嘗言岳

飛之未必恢復秦檜之終非誤國反襲胡致堂謬
說則亦可見知有未盡也若引以此之於倪道川
諸人所編則雖有正訛之分而槩而論之於君子
立言之旨則終未免偏也臣嘗以心之一字贊曾
書之旨而每恨衍補之猶為未成之書今承 聖
問請以帝王治心之要終始對揚焉臣伏讀 聖
策自大學衍義補止幸不幸而然歟臣雙擎百拜
有以見典學之 聖心也臣竊伏惟念後乎真氏
而丘氏之續編作焉蓋特詳其治平之目而衍義
之篇始完兼該乎體用之全而大學之道始備攷

古證今備論教化規制之目積小成大以及刑憲
武備之條條中有綱綱中有目惟其一開卷之間
可悉傳十章之旨則人辟致治之要孰有加於是
書哉肆惟丘氏之作是書也獻之時君以立為治
之則垂之後世著為出治之法無一理之或遺而
措世之謨在茲無一事之或闕而成俗之方由此
不出殿庭而可以見邑里邊鄙之情不待論說而
得以知朝廷官府之要用能察古今之宜而可以
做一代之治則是書之功於是乎大矣雖然科條
雖悉而所以為治者不在於科條政令雖舉而所

以為本者不在於政令今若循其本而為治則有
領挈毛順之美而從其末而求利則有絲棼縷亂
之歎矣然則如之何而可也亦惟曰從其先聖王
之做治而得其先聖王之用心已矣爰遵 聖旨
謹稽故實衍義之書專主於大人格心之方則二
條之闕固不害為提要而刪繁也補編之工實資
於博聞強記之學則一篇之成亦可見修缺而就
完也原書所衍其條雖夥而只管身心修治之要
則宜乎編簡之無多也續編所補為自雖少而泛
及經綸施設之道則無怪乎卷帙之浩穰也至於

合二書而論之則言修己者可屬於體言治人者
可屬於用而由前則主乎理由後則主乎事立言
之旨各有攸當則一巧一拙尚何可論至於審幾
微只是從萌動處而致察者成功化初非因致中
和而推去者則雖自許以原始要終而臣固未敢
以為然也十二大目百餘細條其所以立經陳紀
者自有規模間架井井則次第凡例不須煩贅學
既務於博洽則文之或涉於俗無足怪也語專及
於刑政則事之有近於吏勢固然矣治道固莫尚
於絜矩而天下萬事正不可外此而做得則豈可

謂義無所衍耶傳文雖不及於兵戎而國之大事亦不可因此而忽畧則真所謂推出餘意矣張皇於遏盜之方則其於殲賊之變可許以先見之明矣闕畧於縱閹之禍則其於貂璫之流倘持其疾之已甚之誡耶然而於其嚴武備篇有政出閹尹民困盜起之語則亦不可謂無所言也綱張室具之喻蓋言所補之由而謂之矜伐非其情也素書金櫃之譬各言格式之殊而謂之觀切亦云可也衆目之排列甚繁或窺曾子散錢之工八條之同貫雖約那免劉健欠索之譏殿壁之圖揭雖在後

世亦不可謂不遇矣經筵之進講雖值明主猶未見其盡用也豈有幸不幸之可言耶臣伏讀 聖策自大抵大學止其道何由臣雙擎百拜有以仰憫俗之 聖心也臣竊惟一部大學三綱八條一經十章漸次推行自少至多則聖門傳受之際有如入道心之益以三言者矣若乃西山之書專主格心之論故其所敷演止於四要而今夫丘氏之編專出補闕之意故其所續成只在二條彼此相須本末始舉而經傳之言迄治平者悉皆彙分子史之事屬治平者無不類聚上而前代之事下而

當世之務大小包羅精粗纖悉大學之蘊於是而
無餘矣願治之主贊治之臣其於理財用人之科
安民禦戎之政莫不隨遇而擇其取舍開卷而定
其是非則淵乎博哉是編也亦豈云小補也哉然
此書之作今幾年矣至道無傳善治無聞其書雖
存而行之者尠習俗之痼治術之卑少無異於前
日千金良劑非無思邈之方而一切悠悠不食樊
噲之藥則滔滔今古已不勝其慨歎矣惟我主
上殿下睿學天縱聖工日新燕護之中每讀此書
沉潛乎明新體用之說玩繹乎古今通變之宜將

以講貫義理發為注措之符體認政法以為受用
之地則臣固仰 聖心之益勤而治效之丕應亦
將不日而見矣是宜俗可封屋治可調燭而奈之
何 聖人獨勞於上而治功不立才彥夾輔於下
而民俗不淳若補編所屬綱紀名分賞罰威武之
類率皆乖離陵替莫可收拾則孰謂上有 聖明
之主服行是書之謨而其治效乃如是耶臣誠憂
慨而莫知其所由然也雖然使臣策之則不必講
求於是書之目而惟其得帝王心法之傳而已夫
帝王之治本於道帝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

與治方可得而言臣不必廣引傳記只以大學所
載言之開闢以後首出之聖無過於帝堯而明德
之傳必舉帝堯之克明峻德焉商周之治惟湯文
為盛而新民之傳首舉湯盤日新之銘至善之傳
稱引文王緝熙之什焉夫明德也日新也緝熙也
即三聖人所以治心理性之第一要道而印在簡
冊傳諸後世今於三四千載之後而追接其影響
尋繹其旨義歷歷然如目擊而耳承不啻若秋月
之照寒水而天下萬事皆從此出則今此丘氏之
所輯雖千端萬緒若無涯岸而莫不為此三訓之

所包括而牢籠焉夫如是則不遠切切於逐事逐
物之間而自當會通於方寸隱微之中操至約而
施至博藏至密而用至廣一原收功中立位育都
在於斯矣誠願 殿下先後事於帝堯湯文而新
止善之工措心於大中之地致功於未發之前自
燕洵蠙濩之間以至廣庭乎踊之際而此心之體
建如天地明如日星則凡於制度文為之間自當
沛然後應大小快活如丘書所載諸目不過為範
圍中所推移又何必勞 聖心而俯就於講習之
工哉臣伏讀 聖策自子大夫止親覽焉臣雙擎

百拜有以仰求助之 聖心也夫庸學相為表裏
而九經章與治平章又相吻合昔先正臣李彥迪
嘗編九經衍義而未及卒業至今為未了之書今
若於山林之中 朝廷之上擇其通經而敦古者
使之續為完篇如瓊山衍補之書則庸學二書始
無欠缺矣伏願 殿下特留三思臣謹對

七書講義

大學

御製條問曰格物之格康成則釋以來格之格溫公
則釋以扞格之格而程子以至訓格來格扞格之格

可以詳論其長短得失而程子所以得前聖之旨者
可以明言歟王陽明以為程朱以至訓格以事訓物
至字上補一窮字事字下補一理字而曰窮至事物
之理若上去窮字下去理字只存其字訓則至事二
字而已便不成文理云而其所自為說則乃曰格正
也其詆先賢而立己見者果有所據歟不然則其病
痛之根醜差之端皆可明辨歟

臣種仁對康成溫公之言已經程朱之後則如臣
末學固無容更辨而二家中如論長短得失則康
成之言猶或少弊而溫公之言大害義理夫溫公

之解格物曰扞禦曰外物則所謂格非吾所謂格
而所謂物亦非吾所謂物也康成之解格物只釋
以來格則所謂格者雖異於程朱所釋之格而所
謂物者無異於程朱所釋之物也故溫公之言有
如孔周翰者從以鋪張而朱子直勤以裔戎無父
無君之教康成之言如我東先儒猶取其語至有
請客客來之說是雖少差於物理自到之義而大
義則不甚乖謬此其康成為長為得而溫公為短
為失者也若程朱之以至訓格亦非程子之初說
而蓋有所受者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蓋窮理

則懸空說格物則有著實下手處名目雖殊而字
義相合此豈非得前聖之旨者乎若陽明之說則
以初出已見掩跡群賢為家計迹其用心非特象
山所見之差而已至其所云上去窮字下去理字
只存其字訓則至事二字不成文理云者尤不成
說今以自家所言觀之有曰格物者正其知之物
也若於正其知三字去一其字則正知二字是成
何等文理耶其所以訓格為正者蓋引孟子格君
心之格而孟子之言從大人格君處說而非所以
論大學之書則其所為據全不觀合且引博文為

約禮工夫引惟精謂惟一工夫末乃引女以予為多學而識非也之訓以為前聖無所事於問學云者皆其粧撰經旨湊合己意即亦象山所未嘗道則不但近詆程朱而亦惟上誣堯舜孔孟也其病痛之根醜差之端不待明者而可見則亦不遑多辨也

論語

御製條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篤志二字帶得力行之義故程子曰志不篤則不能力行而集註則以為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二說似不同何也程子又曰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而後儒以四者屬徹下以仁屬徹上此果得程子本旨歟上達地位着不得四者之工歟

臣種仁對志字屬於知而志之字而不失處亦可
以行邊着况篤之一字又是篤厚底意則篤志之帶得力行之義者誠如 聖教而但此章只是就知上說四者俱是一義而不必就其中剔出來力行之義朱子之特言於集註者蓋以此也若程子之言似若兼說行底而亦未嘗直謂之力行但謂不知此則不能此其語意文勢只是相須之意

而不是一滾說然則程朱之言未見其相戾也且
理無精粗至粗處亦包至精則程子之以四者謂
之徹上徹下者亦灑掃應對形以上之謂也雲峯
之以四者屬徹下以仁屬徹上者驟者似若新奇
而程子意則恐不如是只謂此雖下學工夫而上
達之方亦不外斯云爾何嘗費辭分開如胡說耶
且四者只是為仁之方則及夫上達之後恐不必
猶着四者之目也

孟子

御製條問曰此云黎民不饑不寒不饑不寒僅免饑

寒之謂也王者為政使斯民飽且煖可矣但謂之不
饑不寒者何也其於厚生利用之方得無未盡者存
耶

臣種仁對不饑不寒之云異於既飽既煖之謂則
誠若未盡於厚生之道而但此章所言急於開陳
王道故畧論王道之所以然而未及乎王道之極
功所以衣帛食肉亦不能使老壯與共先儒所云
已有法度之施而但未至詳密者亦見得此意也
苟使梁王真能使斯民不饑不寒而繼以謂曰王
道止於斯云則孟子亦必有進一步而為言者矣

此章本義如是者恐或不妨也

中庸

御製條問曰未發說之見於朱子大全及語類者各自不同或曰衆人未發時已自汨亂了或曰其未發時塊然如頑石或曰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或曰所發亦有未發或曰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若論其未發界至十分盡頭處則當以何說為主耶

臣種仁對朱子數說不必膠着一邊輕輕活着可也蓋已自汨亂了塊然如頑石這二說固相近而此則衆人固無未發之謂也堯舜塗人一也所發

亦有未發這二說亦相近而此則衆人亦有未發之謂也至若不可言無主之說蓋謂心無存主則便是昏亂駁雜而不之謂未發也於斯數者有難折衷而若臣迷見則朱子之言蓋亦自救其說之或偏有此不同也蓋未發境界至精至妙苟非寂然不動炯然不亂之聖人則乃是昏濁無知覺之塊然一物而已所以有頑石之說也性靜者或有霎時光景一瞥之間旋又失之而語其霎然時節則不可謂非未發所以有塗人所發之說也然而其所謂靜者非如枯木死灰也必須靜中有物然

後不至於昏昧實而方可謂未發此所以又有
不可無主之說也蓋嘗推之未發二字雖通着聖
允而第其境界有分數時節有久近若以聖人言
之則事應既已則皆屬未發而如止水明鏡瑩瑩
不昧故既發便和而大本於斯矣若以衆人論
之則絕無虛靜之時雖霎時有之而所謂虛靜者
又不能如聖人之完粹蓋聖人之寂然炯然者以
清明純粹之本質有戒慎恐懼之素養故其境界
極粹而其時節且久也若衆人則既非完粹之質
又無涵養之功而第其天賦之一端終有所磨滅

不得苟值夜氣清明之際日出事生之前則其本
體之湛然者或有瞥然呈露者然而其境界終不
能圓滿而其時節亦不過率乍所以雖不可不謂
未發而謂之立大本則未也然則汨亂頑石之說
泛論其大體然也塗人廝役之說就其大體中抽
出霎時而言也不可無主之說又恐人之認未發
為枯寂故說此而救之也此其為說雖相矛盾而
自相營救合而着之然後其說始完而恐不可以
其說為主也

詩傳

御製條問曰此曰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又
曰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范華陽以為不來
在人顧在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苟如是說不來
之下但道願言之意而已此曰微我弗顧有咎得無
近於分疏之嫌耶

臣種仁對微我二字以非我之義觀之則殆近分
疏之嫌而若以無使我之意求之則可見自盡底
意此集註所以不以非我為訓而以無使我三字
釋之者也蓋知其不來而猶且強速則是其免咎
之心已在設燕之先而今其速賓居前而不來在

後然則其何以知其不來於後而預為塞責於前
乎既不是逆其不來則非出於免咎者灼然可知
詩人之意猶曰無以彼適不來而或怠我來之之
心也是其篤厚之溢於辭氣謂之以自勉則可也
而謂之以分疏則非其情也以臣愚見如是者恐
似不妨

書傳

御製條問曰洛書本以相克之次第叙之蓋河圖為
體洛書為用體必以相生為序用必以相克為序固
出自然之理而非人力之所能安排也故自水一水

六右旋而為火二火七又右旋而為九金四金又右
旋而為三木八木入于中央之士則水克火火克金
金克木木克土土復克水各以一生一成配合循環
而無始無終其應不窮此實天道之精微人事之本
源講學之第一義諦而朱子所謂大禹衍範皆因洛
書之位與數者是也但以先儒之分屬者考之朱夫
子有微著之說而五事之比五行固可謂益著五紀
之在天難測者比之八政之在人易見者亦可謂益
著歟福極之比庶徵固可謂益著稽疑之質諸鬼神
者比之三德之形諸氣質者亦可謂益著歟蔡仲默

有天人之解而生數之序五行先而五事後則是先
天而後人也其次忽以八政先而五紀後至成數之
序則三德稽疑福極俱屬於人而只庶徵一疇單屬
於天烏在其天人相合歟他如陳正甫之詳解以位
為主則五紀庶徵均是以人驗天而一屬金一屬木
者終未見其停當吳幼清之纂言以數為主則三八
政七稽疑之外按範較書摠不協生成將何為義然
後可使範與書鑿鑿中窳歟且以書言之則其以相
克為序秩然可據而及考五行之疇反以水火木金
土之相生為序者抑有精義之可言歟

臣種仁對洛書之相克為序生成配合自然之數也九疇之五行五事以至福極人事之序也朱子所謂大禹衍範皆從洛書之位數者此也而五行五事之為始皇極之居中庶徵福極之居終其於位與數無不沕契今若必以書之五行推配於疇之人事以為某疇屬金某疇屬木傳會牽合則雖或粗通一經終未免穿鑿正義陳吳數家之說皆從此受病若朱子微著之訓則儘自的確明白試以聖詢言之五紀八政雖有在天在人易辨難推之別而歲月以下五目與食貨以下八條大小

之形輕重之倫自別况四時晦朔日度星緯昭著垂象無所隱晦此之八政其從微至著有不可誣也三德之正直剛柔推之福威者固係為政之大端而若稽疑則允建國立都征伐祭祀邦家大事莫不於此取決其占得地步此諸三德較大且廣又烏可以質諸鬼神之涉於幽昧不謂之著顯也至若蔡氏天人之解似若有先後之疑而此固有不然而者夫天有五行在人為事所以先天而後人也施政於人用天之道所以先人而後天也政雖任德事必稽疑故又先人而後天而休咎在天禍

福在人故又先天而後人此其錯綜相因實有不
易之理而若於成數之中又謂人多天寡則此又
有不然者蓋三德福極雖屬於人而至若稽疑云
者稽之卜筮也卜筮豈非聽天乎今若以稽疑一
疇亦屬於天則天人分數一齊平均奎仁山天人
合一圖固已發此義也陳吳二說臣雖不得見而
要皆歸於一偏夫位也數也固不可舉一而廢一
則主此主彼者已不免得半失半而配屬之次序
生成之不協亦其勢也若夫洛書雖以相克為序
而單就五行一疇而後一曰二曰之數而排鋪則
不得不用天一地二天三地四之數而為次蓋自
古陰陽家之論五行者先後次第固甚參錯而若
專就五行體段上而言則皆必以水火木金土為
序造化精微有可以推認矣

周易

御製條問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則宜其性無不善
而其有剛柔緩急昏明強弱之不同何歟張子論氣
質之性可謂備矣而其曰性未成則善惡渾故壘壘
而善繼者斯為善之說先儒以為疑焉未知如何仁
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朱子以仁陽知陰

釋之而與上章所謂知屬乎天仁屬乎地者不同故
曰彼以清濁言此以動靜言然而論語不云乎知者
樂水仁者樂山此亦豈非以動靜言之而以知屬動
以仁屬靜三說皆出於夫子而何其不同之如是也
臣種仁對繼善成性之說已經周程張朱則非臣
蒙陋所可辨論而第繼善之時說性不得成性之
性說惡不得蓋繼之云者接續之稱也此理流行
撒出磨心此乃天與人接屬之會而姑未及賦與
萬物之界則只可謂之善而不可言性也成之云
者凝成之謂也理墮氣中寶珠炯然此乃理氣妙

凝之初而姑未論清濁粹駁之際則但可謂之性
而不可言惡也故先儒云成性之後又復繼善良
以性之所受而成者即是繼善故是性之用亦不
過善端之相續耳即此一言可見人性之本善而
若其剛柔緩急昏明強弱之不同則就成性以後
氣質上清濁粹駁之不齊者言之耳若張子之說
固不能無疑夫性未成時只着善字可也又豈有
惡之混乎意者張子之論此性字者不以此理之
凝成者着得而乃以人事之成就者論之故有是
說也至若夫子三說之不同則以其地頭之不同

故也蓋動靜無端體用相須若其知屬天仁屬地者天是太虛而前知之道較虛地是厚載而仁入之利亦博故分清濁而屬仁知此則非仁知之體而即仁知之用也若其仁謂陽知謂陰者陽是發生而仁有春嘘之端陰是收斂而知有坤藏之義故分動靜而論仁知此則言仁知之以一動一靜為體也若其知者水而仁者山則水是活動而知有周通之妙山是靜鎮而仁有安宅之稱故又以動靜分言仁知此則言仁知之以一動一靜為用也雖其清濁異於動靜動靜又相不同而至於體用也動靜也循環無端則或捨體而言用或捨用而言體或言動中之靜或言靜中之動以是求之則夫子三說又何嘗不同乎

奎華名選卷之六

奎華名選卷之七

癸卯選講製文臣著

金啓洛

字景淳江陵人癸酉生癸巳司馬癸卯增廣

亞元

律賦

天子呼來不上船

命韻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

述夫青帘陶然紫衣戾止金塘晏兮泛鷁玉山頽兮
斟蟻厭厭以飲渾昧夜宴之蓼蕭招招不來浪吟春

園之桃李惟爾解龜豪士鈞鷲狂客逃飲中而業嗜
謫人間而浪跡葩藻生類灑雲煙於抽黃湖海吞胸
瀉礪礪於引白逮茲秘監容蟠詞掖珥筆托四明之
末契叨九重之清綽朝朝染翰跡踐蓬島之三日日
典衣身居酒仙之一每於沉香亭北興慶池右恩波
潤於沃面氣岸高於濡首黃帕頻酌戀切王學士三
升金觥催宣才慚曹子建八斗顧今焚宸朝回黃壚
日移挽袖中之香煙倒花下之接罹糟丘藏名早許
孔巢父輕世之志蓮岑入望高吟謝玄暉驚人之詩
時則漪兮蓮池泛彼錦船臨彩欄兮流丹擊蘭掉兮

漾碧仙管飾泰階之象政值黃河之一千法醞供需
雲之歡何煩青銅之三百於焉殺椽維旅簪紳與筵
陪五雲之蓬萊樂三春之風煙羽竿迭疇將成宮娥
之新譜角招相悅宜有詞臣之清篇是用自天有命
使人是將赴梁園之授簡促齊宮之倒裳黃門傳呼
玉淑之晚掉初泛錦筵催設銅壺之晝漏漸長政當
宿醉未醒午睡正闌神方遊於玉壺夢未回於金鑾
魚藻播吟隔宸遊於靈沼麴米賭興伴春色於雲安
茲故鳳宸久竚龍舟晚艤令掣鈴而幾催禮虛席而
迭侈愆儀幡帔失舊步於花甌纈眼矇矓帶餘醉於

旗市于時君名久稽朝儀郝忘昧尺天之昵近任少
日之踈放彼醉反耻酒杯自浮於池中人涉印不綵
船如在於天上斯迺醉而無禮命有不受耽深盃於
入唇遲新篇於叉手紫袖催引必欲與之同舟朱笏
咸登應復待以舉酒是何傲態未除豪習自夸凭前
殿之走馬說上苑之題鴉畢吏部之踈狂不思名教
中樂地張志和之跌宕何必若雪間浮家亂曰將軍
脫靴宮嬪奉箋俄扶醉於汎檣命摘詞於賞蓮露頂
踉蹌效張顛傲王前之習霧眼睛轉愛知章落水底
之眠

詩

無絃琴

得之絃外趣醉後一張琴操縵嫌多事橫床默契心
昭文渾不鼓山水自成音解識無聲妙真襟箇裏尋

表箋

擬唐宰相等謝於延英殿奏事之日諭以朕入
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樂與卿等共談不
知倦也表

巖廊忝臨愧萬與共理之謨英殿陳辭猥荷不知倦
之諭所當遠者不亦樂乎伏念臣等治際登三譽慚

宅百朝夕納誨初非調商梅之材夙夜在公曷贊問
周燎之治顧之平日有告敵之譽每仰聖朝不邇色
之休坐廟堂而曰可立殿陛而曰不微誠曷效於補
袞親賢士之時多接宦妾之時少睿念恒勤於求衣
鼎席訥謨慚非真宰相風采誓御箴戒廷仰聖天子
治模迨茲晉筵晝接之時惟思衛廷夙退之禮沾衣
惶汗纒效令中書之奏辭滿袖香煙只擬杜工部之
朝罷聖念恒戒於宴逸縱仰虞朝好察邇之規殊榮
已極於昵陪敢望漢殿樂忘疲之論不圖虛心之眷
特侈浚汗之音惟中宸燕閒之時獨有此耳顧前席

周諮之念樂與共之蓋我后求治之誠常戒婦寺之
昵近故臣等奏事之際特諭履繩之談論上雖云是
可與言臣實慚無以仰塞天顏有喜堪說五雲之叨
陪玉音頻承絕勝雙日之講討金華日轉縱見睿德
之靡違瀛館夜分還恐聖體之貽惱承命鄭重撫躬
周章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挺上聖姿續重熙業誠勤
側席體思傳敬大臣之規治懋垂衣追先朝放怨女
之化遂令鹵質亦蒙洪私臣等敢不仰承恩言俯竭
微悃斷斷無技縱慙底可績之譽贊贊思襄庶補待
以知之治

擬 本朝內閣諸臣謝命於隨駕之時用唐宋
學士例皆乘內厩馬箋

逢堯舜之盛時漸無展驥之效按唐宋之故事特侈
乘駿之榮是日率耒同朝色動伏念臣等姿愧駑鈍
譽之駿髦華國文章莫追表學士之倚馬礪世威望
奈非桓御史之騎驄顧忝三島裁鳳之班徒聞二代
乘馬之例冰銜視西垣之草共觀奎壁之祥光霜蹄
侈中厩之乘尚說鑿坡之盛事邁漢臣乘傳之寵雖
或古有行之異魯聖式路之規固知禮則泰也茲當
仙驛之載啓只幸 法駕之昵陪瞻旄群情政着

黎首之相慶給馬舊制謾羨鞅韋之叨榮以 聖朝
繫白駒之哀縱軫近臣之優待愧前代處金馬之士
寧望故例之按行何圖隨 天仗之辰爰降乘霧鬣
之命謂是法從之邇列寵異群僚侈以御閑之逸蹄
援用古制鷓班騎出新榮聳滿城之觀龍光爭詫舊
事傳詞苑之美竊幸得君御矣敢忽乘而謝之金牌
朱衣已極待近班之禮繡鞍紅勒別是遵舊例之恩
君子之馬既閒縱愧卷阿之吉士太平之象是飾願
効渥注之新詞茲蓋伏遇 主上殿下鴻都育英龜
疇欽福賢才咸用懋殷后顙駿之休文教貴彰闡周

家歸馬之化遂令駑質亦被鴻私臣等敢不俯竭微
忱仰答隆渥竊掖趾忝綴之道皇輿之譽象闕心
懸猶切戀君軒之悃

制

擬宋加拜知青州富弼禮部侍郎制

皇帝若曰東郡分竹倚卿求牧之才南宮宣麻嘉卿
賑民之績是謂活萬命者當封也寧使專一州而不
減哉惟卿夷虜必問起居宦妾不知名姓天章給札
始與一二臣叅謨沙漠銜綸曾效十三策條奏所以
中外之托重蓋出上下之交須今朕誕撫億兆生民

必重十二荒政移民移粟嘗聞魏后之恤窮蠲庸蠲
租每思漢帝之議貸而拯濟調救之策非忽古聖王
施仁若撫摩懷安之功惟在良有司宣化肆惟近日
官人之道尤軫荒歲恤民之才范仲淹之新擢魏班
在浙州賑窮之日韓撫使之入贊樞務亦蜀郡調饑
之餘屬聞兩河之灾荒久貽萬機之憂惱一路沾溝
壑之患憐彼呼庚九重致宵旰之勞恫若在已賴有
青州之按撫保我赤子之顛連流民有安堵之歡實
資千間厦大庇隣境效捐廩之政咸頌萬斛粟均施
司成子之蠲餼救灾克體厦韞之勤恤王刺史之發

倉賑匱宜有重書之獎褒賸茲春曹迺卿宿趼亞八
座之曳履素稱小宗伯清班任一代之裁鑑尚推前
令尹盛譽顧斯任非卿莫可矧乃功曰予庸嘉下邑
周窮別是學士之為政南省晉擢何妨太守之兼銜
肆朕心深軫於獎功而殊典庸侈於加拜卿其肩乃
趨復體予衮褒游刁製錦之才已著宰百里之日鍊
金鍛鐵之操益勉典三禮之時庶此子不負所知故
今辰惟慎厥簡於戲詞人撰聖德之頌何讓夔龍之
贊治明廷推公弼之材佇驗鶴鴈之發夢并擢華綰
浚發溫綸

露布

擬唐李愬雪夜破蔡州露布

臣聞鄧璧乘虛楚師講宵加之策徐方耀武周人奏
月捷之功今焉不日而平成曰從天以下我國家文
昭武靖大畏小懷太宗杖金策而定華夷功勒靈州
之石肅祖秉黃鉞而平河朔頌播浯溪之碑惟遠邇
悉主悉臣全付所覆猗聖神丕承丕顯式至今休伏
惟皇帝陛下乃於臨宸而受朝慨然考圖而數貢夏
蜀澤潞之電掃鱗介盡化為衣裳魏博澶相之氛清
鯨鯢咸伏於砥斧惟蔡寇獨阻一域而越蠢敢拒大

邦據兩淮十州妄恃地險易三姓四將久干天誅連
強隣而結蜂蟻之屯已成狡兔三窟抗王師而逞蛇
豕之食未格干羽兩階舞陽城燒柵之圖誠可痛矣
中書府挾乜之計呀亦憚焉肆聖上軫南顧之憂命
諸帥出西征之士中宸奮斫案之怒干戈飾威上相
贊推枰之謨斧帶錫命臣等劔及淮浦鉞下青冥三
方夾攻始與顏胤武共力十乘先啓遂以唐鄧隨進
兵豈可以虜遺乎投袂臨陣誓不與賊生也灑涕登
壇茲以魏河夜渡壘之謀適值燕山花如席之際霏
霏堆鄆南之樹萬幕無聲漠漠迷泗上之山四鼓初

動敗鱗殘甲戰退百萬五龍偃旗銜枚潛驅數千鐵
騎長染月黑正是鴈高飛之時文城雲堆又借鵝混
聲之便果然鄭師登孤之策終致趙壁立幟之功半
夜之戎功初成兵不厭詐一方之妖祲廓掃君其濟
靈元濟將施藁街之誅姑令檻車以載率夫投甲婦
女笑語殆若陰崖之陽春巨魁授首脅從罔治咸歸
仁天之霜露六七州之疆土重復江漢永清五十載
之狂寇底平煙塵不動斯皆睿謨之先定咸仰皇威
之遠彰臣臨忝顏行躬覩偉烈前宵捲甲敢憚滿弓
刀之寒此日歌鏡粗修具橐鞬之禮

七書講義

大學

御製條問曰明命之命與其命維新之命同一命字
而或從理言或從氣言大抵天命是純然底理而或
屬之氣邊何也

臣啓洛對命之正者出於理命之變者出於氣出
於理者所謂性理之命而明命之命是也出於氣
者所謂氣數之命而新命之命是也明命新命要
之皆天之所付予故同謂之命而以其一理之賦
與而為仁義禮智之性者則屬之於理以其二氣

之流行而有盛衰污隆之分者則屬之於氣然則
明命之命即成湯之得於天而為其德者也新命
之命即文王之受于天而新其國者也是猶天命
謂性之命明命赫然之命皆以性理言祈天永命
之命駿命不易之命皆以歷數言者也是以心本
一心而有人心道心之分性本一性而有本然氣
質之殊夫心與性固是純然一理而至如人心之
心氣質之性則皆屬於氣邊執此以究天命雖是
純然底理而或屬於氣邊之義亦可旁推矣

論語

御製條問曰驥之所以得驥之名者誠以其調良之德而一日而千里即驥之才也則何不曰不稱其才而必曰不稱其力乎况此章之旨以驥比君子而君子之所以得君子之名者以德不以才則才字似緊於力字而聖人之訓如此者何也

臣啓洛對驥之一日千里固可謂才矣而所以致遠則其力也是以詩雅曰此物四驥此物者齊其力也易繫曰乘馬引重引重者任其力也然則古之稱馬之良者皆稱其力而驥之不稱其才者亦猶是也且此章之旨雖以驥比君子而至如力字

才字之分屬誠以在於驥則有任重之功故以力而言之在於人則有技藝之能故以才而言之力與才分言之義各有攸當則不必以才字較緊於力字者矣

孟子

御製條問曰孟子云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朱子釋之曰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隨其高下以為廣狹也孟子所謂斯友之斯字當作乃字者耶抑當作當字者耶友字指彼來友我而言耶抑指我去友彼而言耶

奎章名選
十一
上一鄉上善士與下一鄉下善士有大小淺深之可言歟朱子所謂盡友云者允庸之士在一鄉者我皆為友之意耶我之善蓋於一鄉則善之所在自然氣味相契與之投合之意耶廣狹云者就善字上指其造詣之高下言耶泛指其人之衆寡言耶

臣啓洛對斯字即乃字之義而友字亦以据已之友善而言則彼來我去固不難辨矣上下句一鄉云者一鄉則同而上句即指已善之蓋一鄉而言下句即指善士之處一鄉而言而至於兩善士中上善士既是蓋一鄉之善士下善士即所謂允在

一鄉之善士也然則其意義之同異造詣之大小從可見矣集註之盡友云云即言其取友無偏氣味相合之意也苟曰允庸之士皆可為友則烏在其斯友善士之義也若其廣狹二字從一國天下者則恐似為得矣

中庸

御製條問曰此篇屢引夫子之言而不言夫子之道至此章始乃極言之者何也夫子所以上律天時下襲水土之功化亦當於何取喻耶且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皆論天道人道而必於此章始言夫子之

天道者必有所以然願聞之

臣啓洛對此章言聖人與天地同道則必以聖人所行之道言之然後可以發明其中庸之道也故特揭仲尼二字而言之蓋夫子之所言者中庸也所行者亦中庸也自夫性命之原至於政事之末屢引其言而證之又於此極言其行者豈無由乎聖人之上律下襲固不可以一端一事言之則先儒所謂仰觀俯察法其自然之運因其一正之理者此也若夫二十一章乃言誠明明誠以示人道之可至於天道而間又分說合說極明其費隱小大又於此章始言夫子之道者蓋謂夫子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者極其聖人天地之道而俱備乎一身也然則子思所以以道統歸仲尼而終天道人道之說者亦豈無所以然乎

詩傳

御製條問曰此曰群黎百姓徧為爾德與錫汝保極之意同歟異歟

臣啓洛對德是一章之本領極亦九疇之樞紐而皆所以言上下相與之意則輔慶源所謂兩文旨義正相似云者儘是深得之論而其所同異從可

見矣

書傳

御製條問曰此篇秬鬯二旨論說多端東坡謂宗廟之禮莫盛於禘故事周公如事神明而蔡傳引之然辨者又謂成王寧周公以秬鬯二旨蓋使之明禋文武告以太平故周公不敢宿成王明禋之命若如蘇說則非但明禋休享不宜稱於周公在世之日致周公一人者何至有二旨耶何說較長

臣啓洛對秬鬯二旨蔡傳引蘇氏說以如事神明為解而王林二子之辨儘有所據蓋秬鬯之賜即先王所以酬功而錫命者也故文侯之錫策名虎之受命皆資以一旨使告其祖廟成王之於周公錫之秬鬯亦此意也若陳新安諸儒雖以享用體薦敬用祭器為享公之一證而穿鑿傳會終欠妥當毛奇齡之以九無禮深斥者亦非過論也若以一旨二旨之分或為疑端則此有不然者文侯名虎只告其始祖之廟故錫以一旨至於周公則告于文武二后故錫以二旨者蓋有以也藉曰周公在世之日亦用明禋之享則致公一人者何必用二旨哉且予不敢宿一旨蔡傳用願命三宿之義

釋以進爵而語意尤涉艱道曷嘗如先儒所訓君
命不宥之為平順耶由是觀之辨者之說似勝於
集傳所解矣

周易

御製條問曰勿恤吉程傳則曰不憂勞而天下治本
義則曰勿用憂恤而吉可必矣或曰若憂其不順而
治之過剛則至於嗃嗃矣從傳義之說則為无憂而
治无憂而吉也從或者之說則勿過為憂而後吉也
何說為得歟

臣啓洛對勿恤之見於彖與爻者多矣如井之彖
豐之彖泰之九二萃之初六晉之六五皆言勿恤
之義蓋事有不必憂而言勿恤者寬之之辭也事
有不當憂而言勿恤者戒之之辭也今於家人之
九五亦言勿恤者以其體剛而應順有自家而國
不勞為治之象故程傳本義皆釋其不憂獲吉之
象而至若或說所云勿過為憂而後吉者雖原於
上所云胡氏不當憂之說而若以不必憂之義參
着則終有傳會之嫌似當歸重於傳義所釋矣

奎華名選卷之七

奎華名選卷之八

癸卯選講製文臣著

李勉兢

字大臨全州人癸酉生戊子司馬癸卯增廣
魁元

詩

白牛溪

馬谷遊筇接龍門講帳低捧書賢弟列擇地好人棲
水淨風仍在源深道不迷白牛何處是遺蹟挹清溪
箋

擬 本朝群臣賀鉅黍生於海西浮磬出於南
陽始制律呂以備雅樂箋

賁笙鏞於一代治化方隆產黍磬於二州雅聲克備
物非恒有樂以漸興恭惟 主上殿下謨承 祖宗
治合堯舜祥奏降露至德著配帝之休歌成御天孝
思洽衍祖之禮竊念聖代之造律必有樂器之呈祥
嶧陽挺特立之桐諧八音於黜舞河濱得浮來之玉
磬九閩於馬歌天不愛地不慳必也為聖王出郊焉
格廟焉享所以致神人和屬我 后軫制作之方尚
雅音無考正之具樂先正律誰識虞龠之容千器以

寓聲未見殷簾之編十歌登金尺非無述文武之音
譜混瓦編尚未滌羅麗之陋居然有黍有磬猗歟自
西自南水邊露漸漸之形宛是錫豫錯之產田中摘
離離之實初見作周鬯之稔合於分寸并龠之權足
為正六呂之本編之絲竹草木之譜詎無諧九奏之
休肆於呈異瑞之餘聿覩備正樂之美伶倫造出黃
鐘孕叶宮之機后夔倣鳴朱絃依振玉之響四廟之
器具咸秩始觀至樂之大成七廟之詠歌克諧實賴
天休之滋至不啻晉鐸之中節可比嘒竹之應時初
非土地所生樂不圖於今日殆若造物者相事有待

聖朝凝旒顧瞻 中宸無樂缺之歎懸簾擊拊
群工有德讓之風繹如以成燦然可述伏念臣等值
聖明世愧愚鹵姿之宋臣論律之才莫曉有民羽物
之象仰周王作樂之治只切手舞足蹈之忱

詔

擬唐賜鑑湖一曲詔

皇帝若曰東門供帳捨却赤帟朱纓南湖宣綸分爾
白水翠巘惟茲三百里名勝可資八十翁優閒惟卿
素懷潁水之高風暫作金門之大隱解龜換酒每自
許狂客名稱騎馬似船人皆傳飲仙風致乃者戀塵

鹿之友遽爾唱驪駒之歌李鷹之江東鱸尊厭作青
袍朝士淵明之栗里松菊願為黃冠道人青瑣朝班
非無惜賢達之意素志物表莫挽詠歸隱之蹤朕乃
因是而思之行者必有驢遺老臣所宜優養一子除
職豈足助百年之歡群僚賡詩不過飾一時之美念
彼朱生衣繡之地厥有黃帝鑄鏡之湖玉漱風清從
古說五月涼之勝金堤水滿至今留一鑑開之形長
橋畫圖不盡綺麗中流荷芰別有芳菲深春遊觀奚
止若耶之隘暮年棲遯足資菟裘之營第茲皇家所
管之區難為一壺自專之計肆以一曲湖勝地屬之

千秋觀主人溪山之佳境初分從某至某杖屨之晚
計足遂優哉遊哉環稽山萬壑之流孰非閒者是主
裁剡溪一泓之界為其童時所遊為君臺沼之經營
副爾泉石之痼癖疏傳還第奚煩百金之須許由棲
山不用一錢之買鶴鶴之枝自足何必摠把與君魚
鳥之侶相親莫云信美非我菰米紅蓼者不厭柳姑
廟前布襪青鞋時復到雲門寺畔茲頌如綽之諭庸
錫似鑑之湖於戲行遊鏡中衰顏暎十里菡萏醉眠
水底清夢近五雲蓬萊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制

擬宋拜司馬光翰林學士制

皇帝若曰青綾鎖院地莫秘乎西清深嚴黃麻掌詞
人必待乎東里潤色肆以一條水華貫昇爾九分人
宿望朕惟翰苑職在絲綸學士才須黼黻畫葫依樣
雖稱大宋小宋之詞華綰麻似經亦取前漢後漢之
典雅瓊聯珠綴奚但判花之騁才奎省玉堂所貴視
草之得體故前代必重是職而我朝尤難其人清切
地分固知宿儒之當處想望風采誰是翰林之有餘
惟卿文學即今世董揚名譽並先輩富范平生行義
三朝著辭官之風餘事詞章一代推華國之手龍門

高占豈云四六文不閑虎觀芻菟抑亦十九史通校
唐仲舒之最宜為誥知臣莫如商傳說之其代予言
非子不可茲拜卿為翰林學士卿其體予宣麻之意
彈乃掌誥之才上苑借棲堪說恩波之沐中書落筆
頻致英眄之回瀛館周旋非無草九制之彥木天密
邇為是宗一世之賢惟簡選實出朕心宜詞命毋失
其體於戲鳳凰池上幾惹御爐之香鴻鵠灘邊不待
仙臺之卜緋衣象德式取賁飾之良圖紫履宣恩須
諒晉擢之至意故茲制示想宜知悉

教

擬燕築黃金臺教

王若曰士如玉韞待高價而翱翔臺以金名設厚禮
而延佇登登然築于予而來惟予抱九世難忘之讎
有四方芻求之志痛深移簾竊比越宮嘗膳之君思
切聽輦未遇齊野叩角之彥永惟報齊仇之策豈在
君臣之交須如得使燕重之才奚止師友之相待方
寡誠久切於寤寐幸明教獲聞於招延逸蹄致千里
三消金有善賈之術殊禮從一个始荆璞無自售之
嫌苟欲盡吾禮而致吾誠莫若高其室而厚其幣千
間秦厦豈為華美之居百鎰趙車不過迎送之具肆

惟臺有百尺之高足以設廣居而待嘉客金為三品
之最足以懸厚價而沽賢才幣以為先肯數珎簪珠
履禮之所至不宮瑤室瓊宮故寓宮中側席之思爰
翔臺上置金之舉入雲耀上清之界倚歟頌人之攸
廬出日映中央之輝允矣君子之所寶章華之制克
壯孰昧貨可居之方干旄之禮不煩庶回玉爾音之
志茲頒十行綸綍俾聳四國瞻聆於戲惟寡人措置
之誠可見一念之勤摯庶賢士需用之意不憚千里
之遠來為臺以民豈云周王之同樂若金用汝竊期
商宗之賚良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露布

擬唐李愬雪夜破蔡州露布

臣愬伏以青冥下鈇鉞受羽命於臨門大雪滿弓刀
收奇功於搗穴惟昔班定遠之半夜探虎尚想荒服
之耀兵王尚書之三匹獲驢猶見長纆之誇績矧今
蔡城三捷之烈寔仗周一怒之威欽惟我國家樹
立甚宏垂一統而乃神乃聖威靈遠暨經萬方而悉
主悉臣頡利起舞智戴詠詩盡歸藩屏之內思明就
戮朱泚碎首孰敢蕪芽其間肆我后業承重熙而初
政武定諸僭用命賞不用命戮自肅代暨我順朝明

年戰又明年征平蜀夏及于潞鎮五帛航海誰犯後
至之誅干羽舞階永絕盜弄之習惟彼蔡寇元濟狼
心素蓄鴟音莫悛擁強兵於千里七州殆若負嵎之
虎襲兇圖於三姓四將久作跋扈之魚燒舞陽而直
犯襄城敢肆吳藩之稱亂連師道而陰遣刺客忍言
韓府之遇戕莫若惠來人或憚五十年恃險誓殺賊
虜帝乃與一二臣協謀斫案之乾斷不移推轂之師
行爰啓肆臣敵王所愾間命即行分攻三方始共顏
胤輩承制自當一隊乃以唐鄧兵赴征登壇而將士
誓心對壘而賊兵破膽耀我戈甲期虎皮之先登藐

爾彈丸痛螳臂之猶拒於是下文城而席屢勝之勢
相機而行擒士良而用急擊之謀潛師以進于斯時
也時丁漆夜天降六花轅門之旗不翻頃刻尋丈之
下闕城之柝猶響黯黹咫尺之間天時不如官軍增
激勵之氣神謀莫測賊壘弛防守之機遂乃乘其不
虞險無難越繇貅百隊秘約束於銜救鵝鴨千群亂
軍聲於潛甲雪花紛糝蹴起連營之眠羊夜色迷茫
踏盡牙城之屯蟻若從天降漢兵奮昆陽之威皆墜
風靡秦首懼淝水之戰幸而掃張鷟之強寇就執禽
之微功賊藪已空幸眾鬼之斯得闔境咸圍亦相度

之來宣絕狐豕食疆之憂按我數千境土敷龍蛇化
子之治濟爾百萬生靈六軍凱旋初奏同畫之捷三
鼓氣奪不待會朝之清惟此賊勢之底平莫非王靈
之攸暨太原薄伐幾年數頁而考圖明堂遂開從此
橐弓而戢矢臣志捍頭目才乏爪牙皇威永清縱效
夜襲鄭之績微勞何有徒藉風助漢之機臣不勝慶
忭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七書講義

大學

御製條問曰意者心有計較之謂也情者心有感動

之謂也志者心之所之之謂也曰計較曰感動曰所
之者有分詁異釋之義可以詳言歟

臣勉兢對三字詁釋分界至微而旨義甚明如有
人當事親起箇仁愛之心當事君起箇恭敬之心
隨端而發見者所謂心之感動者也如何是仁愛
底道理如何是恭敬底道理思量而裁擇者所謂
心之計較者也既知如是為仁愛如是為恭敬則
便斷然定向者所謂心之所之也三者之異義即
此可以類推矣

論語

御製條問曰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則學者能無暴棄之歎耶學者之自期正在於學聖人聖人千言萬語亦無非道聖人之事也此曰不可語上者何也
臣勉兢對因材施教而篤自有循序之教盈科而進可無躐等之弊然則不語以上者只欲使學者切問近思不驚於高遠而已何嘗有暴棄之慮也蓋學知困知資質之敏鈍既殊希聖希賢工夫之淺深亦懸司馬問仁只告以其言也詎顏淵問仁乃告以克己復禮者即聖人因材施教之教也子貢初年只聞夫子之文章晚來始得聞性與天道者即聖人

盈科之教也若於司馬之問仁越告以克復子貢之初年驟聞乎性道則必將茫然失圖俛乎迷向矣此聖人所以必從其分明易知處曉說卑之無甚高論者也雖然聖人之語上也何嘗揀出中人以上者而密室傳授哉方其語曾子一貫也升堂之賢及門之哲夫孰不聞之然而曰唯者只有曾子一人而門人未達反有何謂也之問則中人以下固不待不語而自不能及於上矣

孟子

御製條問曰易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此言性善是

指已生之後既曰已生之後則未可偏言渾然之本
體而集註專屬於理不及於氣一邊者何也且按程
子之說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亦與集註說似
相抵牾其詳可得聞歟

臣勉統對單指本原則不必論氣無言氣質則不
免有惡蓋本原氣質初非有两箇性渾然之體固
不離乎氣質之外亦不雜乎氣質之中故雖人已
生之後單言理之至善則着不得氣字此集註所
以專屬理邊也然論性不論氣則惡無所歸其說
不備故程子必兼氣而論性以示夫人之或善或

惡非性之然即氣之所使也惟其兼言單言之不
同是以理邊氣邊之或殊豈可以此疑兩論之抵
牾也謹按周子誠幾圖上有一圈曰誠無偽也自
是而直注正路者為幾之善於其善之傍徑出而
橫走者為幾之惡今以圖說較着此章則性善即
一無偽也先善後惡即幾之分也由是觀之程子
之訓可謂從至善圈下畫出善惡之歧以備此章
之旨而已恐未可謂廷庭於集註也

中庸

御製條問曰中正與仁義對說則中是大中之禮正

是至正之智周子太極圖說盡之矣此章之言仁義禮智處中與正合而為禮中固禮也正亦可以為禮歟一正字也而可以為智可以為禮者必有其說可得詳言歟

臣勉兢對智有收藏貞固之義禮有謹嚴持守之義皆可以言正故周子之以中正分屬於禮智者禮以一字停當則惟中為然智以一字停當則惟正為然故也至若此章合中正而言禮者既中且正然後與齊莊而其義乃備故也太極中正二字所包也大此章之中正二字所包也小然則一正

字之可以為禮可以為智恐無可疑

書傳

御製條問曰此曰用人惟已謂任已見之謂耶然曰疇咨曰師錫聖人之不任已見如此此篇之必曰惟已者何也

臣勉兢對用人惟已非任已見之謂也宋臣張栻嘗告孝宗曰信任絕一已之偏用舍公天下之見夫任已見而用人後世中主猶不可為况以立賢無方之聖而如是乎孔傳曰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林氏以為舍已從人取人以為善其義緊如是已

抑有一說焉夫明主之用人謀之欲廣斷之欲獨
方其疇咨而師錫也博採旁搜明明揚陋而及其
舉而用之也斷自宸衷勿以人言而進退伊尹鼎
俎之賤也一舉而置之阿衡之位此可見成湯用
惟已之政也此四字如此着得恐或無妨矣

周易

御製條問曰高墉之隼非上六則終莫能射之歟二
有獲狐之象四得解拇之義則二四亦可使也初居
无咎之地五當釋險之責則初五亦可任也何待上
六之極而後始可射之也歟大抵二陽所以爭而不
已者以六三之不去也將使二與四乎則二與四同
欲得之將任初與五乎則初與五二陽之配三之所
疑也夫欲斃所爭而解交鬪則惟不涉黨者能之故
惟上六為能射而獲之也此論未知如何而傳義之
意未必如是也

臣勉兢對凡卦之諸爻隨其位而異其辭者各以
其象與才而言之耳上六之特言射隼之利者非
謂六二能於獲狐而不能獲隼六四能於解拇而
不能用射也然以卦體象論之三爻居下之上實
有小人負乘之象二與四處其上下而同欲得之

奎華名選
初與五配於二陽而為其所疑則實有朋比爭鬪
之義故皆不可任使矣惟此上六處解之終居地
之高與三為應而兩陰不相配實有不涉黨與而
能射之象矣蓋此說之果是以補傳義之闕者雖
未可知然亦足以羽翼聖訓為人臣黨比者之戒
深得止爭鬪解恃亂之道而有益於世道豈淺淺
也哉

奎華名選卷之八

奎華名選卷之九

癸卯選講製文臣著

申馥

字英伯平山人甲戌生癸卯增廣俱中司馬

文科

賦

泰山魯邦所瞻

觀夫職方之按圖兮山以分夫九州衡岑秀而限楚
兮恒嶽高而臨代山巖巖兮魯望昔元聖之攸旅夫
既萃律而磅礴兮寔靈華之所在曰魯國幅員之廣

兮蓋不可以無鎮龜蒙屹其限域兮象魏壯於宮殿
皇既分命以寶玉兮又重之以錫土紛龍旂以承祀
兮方百里者惟五瞻武宗之律兀兮青未了於齊魯
既宛邇而雄盤兮又逶迤於遠勢雲膚寸而有靈兮
功利博於甘露環鳥繹而巨鎮兮寔一邦之所宗昔
虞帝之秩祀兮歲二月而柴望歷夏殷而共宗兮走
圭玉於靈壇惟帝王之所重兮矧茲魯之攸鎮瞻闕
宮之有佻兮展我域而我疆荒大東而奄有兮用保
魯於眉壽非丘垤之可比兮萃乎高兮瞻彼居禽獸
而納污兮寶藏興而利民山靈降而有神兮展也生

於聖賢羌不讓夫土壤兮象君德之虛受其為山也
峻極兮民共瞻於東魯環徐宅而遠臨兮暨海隅而
咸覩來顯吏而附庸兮道遐通於山梯流洙泗而導
澤兮孕金鐵而儲精詩人紛其頌禱兮羌不騫而不
崩矯矯臣兮在泮措國勢於泰山惟常許之土宇兮
與龜繹之茫茫天既錫以純嘏兮又孰能無率從災
其榮兮歲旅於萬斯而無害文明鍾於岱嶽兮又周
堂之巋然凝靈秀而宅中兮奠國脉而無疆山之陽
而大邦兮萬民惟其仰止同徐鎮於霍山兮類楚望
於睢障尼岑連而翠色兮天縱聖於闕里峯嶢巖於

日觀兮俯吳門之白馬何李氏之敢侮兮山豈讓於
林放自秦漢而以降兮噫非禮於封禪山何知兮五
檢謾瀆神而求媚拚璇題而綴辭兮歌以繼乎魯頌

詩

廣陵觀濤

吳楚東南八月濤海門聲勢打江臯驅翻萬幕轟奔
馬漂動三山失巨鼇蛟浪捲來雷鼓湧蜃樓噓出日
輪高也應天下奇觀畫秋水河神不敢豪

制

擬宋拜司馬光翰林學士制

皇帝若曰黃麻紫詔才必須於黼黻皇猷五署金華
簡惟在於山斗宿望時當屬子言其代予惟卿才德
俱優儒雅夙著煇若景星卿雲之先覩名傳五尺之
童巍然深衣大帶之徐趨脚踏九分之地平生志業
動引三代上規模典重文辭蔚有兩漢間風致惟臺
省言議之激切夙予欽歎若古今經史之貫穿在卿
餘事顧國朝建置翰院而華選必用駿才館誦瀛洲
唐學士之視草地近幃幄漢儒臣之橫經除却范歐
等數人鮮能稱塞若昔燕許輩大手何處得來肆當
鳳曆之新承政簡鴻儒之邃學圖傳擊甕誰爭八紘

甄英名望重簪花宜畀一條水華貫惟其德望之素著無以逾斯雖或駢儷之不閑顧何所妨茲授卿翰林學士卿其克副晉擢之眷毋懷英讓之圖白麻似經已試登黃甲之日紫薇宣詔將見聳黎首之聽於戲聚奎之運方亨齊斗之望已苑下鳳尾錯落之字寧或忽於論思近龍顏咫尺之天深有望於啓沃故茲制示想宜知悉

贊

罕言命贊

天積一氣理為之柄合理與氣是之謂命君子順之達人任之命有二義微而難知天賦萬物其猶命令易言繼善思著率性其在於人莫之致至伯牛之疾顏氏之死惟是聖人與命為一順理而行觸處快活於乎小子不可語上游心千里靡所定向切問近思上達天理聖門指南豈在於此恭惟夫子天縱明睿五十知命視道行廢有來樞衣游藝三千因才施教若時雨然緇帷暇日列侍闈如雅言維何執禮詩書道邇求遠盡念茲我絃誦洋洋杏古壇蒐其於命也及之蓋寡匪曰不言所罕言者生於千載想見德容士如希聖喫緊用工求之日用命亦在是毋苟欲速

不遠伊邇自卑而高由淺而深臣拜作贊為後學箴
七書講義

大學

御製條問曰好惡得正然後方可謂絜矩之道而絜
矩一節專從惡一邊立說不及於好一邊如曰所好
於上以使下所好於下以事上云爾則其於發明絜
矩之義尤似完備而必也以所惡為說者何歟

臣馥對大凡人不能絜矩多在於己之所惡蓋
好之境順而易惡之境逆而難故孔子曰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亦此意也然而好惡之幾未始相離

纔不以所惡加於人則好在其中矣如不欲上之
無禮於下則我必以禮使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
則我必以忠事上且如飢寒我之所惡則我必以
飽煖加於人矣困苦我之所惡則我必以安樂加
於人矣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又
曰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事俯育樂歲終身飽凶
年免於死亡此無他不以所惡於我者加於人故
其所以加之者思有以得其好也虞舜有欽恤之
德故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文王視民如傷故發政
施仁必先四窮至於漢祖唐宗雜霸之主也其用

心行事猶有可取者如秦之苛法民之所惡也故漢祖入關首除其法而專尚寬大死者人之所惡也故唐太宗禁笞背之刑而至有三覆之舉歷觀自古以來以所好而加之人者必其不以所惡而加人者也以所惡而加之人者必其不以所好而加人者也以此觀之則絜矩之專就惡一邊立說者特以人之不能絜矩多在於己之所惡而就其緊切處說去耳若論其實則不以所惡加於人者即是以所好加於人也雖謂之通好惡而言可也

論語

御製條問曰此章一日克己復禮與一日用其力之一日同歟抑與一日洗其舊染之一日同歟朱子於此章集註以日日克之釋之似與一日洗其舊染之一日同義而三復白圭章之一日亦以日日讀此釋之則朱子之意似於一日日日無甚分開學者將何道從歟如以一日用其力之一日為主則學者之於道必銖積寸累循序漸進然後庶不墜於江西之一朝頓悟故游定夫之論此章亦恐一日之或作頓悟者此說果不悖於聖人之本旨歟且四勿之目曰顏子之叩發而始告之聖人所以答仁之問者特克己

復禮四字而已仁道至博仁體至大視聽言動果足以盡仁之術而所謂克己者欲其方寸之間私欲淨盡則不以方寸為訓而必以視聽言動為訓何歟程子以克己復禮為乾道主敬行恕為坤道此雖以奮發靜重之氣像分屬而從古論聖賢之別皆以天道人道言之未聞以乾道坤道言之者程子之必取乾坤其義亦可詳言歟

臣馥對先着得朱子之訓一日與日日各有分開則可以知此章一日之義有歸宿處矣臣請備言諸章釋一日之義可乎夫一日之義有指其用工

之日而言者有指其成功之日而言者蓋一日用力之一日三復白圭之一日屬乎用工之日而其於白圭章釋之以日日者猶言不但今日如此而明日又如此也克己復禮之一日洗其舊染之一日屬乎成功之日而其日日新日日克者又是推本成功之前而言其日日用工也然則克己復禮之一日果是與洗其舊染之一日同是一義而其日日之同於白圭章者以其推言成功前用工之事也朱子之釋一日也一日與日日何嘗無分開乎而其不可以日日二字之同強引一日用

力之一日三復白圭之一日此擬於克己之一日
洗舊染之一日者明矣且夫以一日之克復擬之
江西之頓悟則有大不然者夫一日之能克己復
禮以其有日日用工之前工者臣已言之矣若曰
前無是工而今忽克復則是誠可疑今既不然又
豈與石竹聲中瞥然而目者比哉游定夫之論亦
恐後之學者誤認此章之一日而為此說也臣不
必多辨也臣又按 聖教有曰視聽言動果足以
盡仁之術有曰不以方寸為訓而必以視聽言動
為訓此又有可辨者夫為仁由己而已之最要者

其有外於視聽言動者乎視聽言動固是己之最
要而其所以禁止非禮者非方寸乎一方寸為主
於中而視聽言動一合於禮則大而博施濟衆之
仁小而孺子怵惕之仁何莫非自家分內事乎臣
又按 聖教有以乾道坤道天道入道為難者此
則又有說焉蓋顏子氣像如豁開雲霧便見青天
仲弓工夫如淘盡泥沙方見清泉故所以有乾坤
之別而要之顏子仲弓皆未造乎自誠明地位則
無論乾道坤道未離乎中庸入道之中矣臣不
別立話頭也

孟子
御製條問曰盡心與存心工夫孰先孰後孰易孰難
以盡心屬知以存心屬行則知先於行行難於知歟
臣馥對以大學八條言之盡心是知至處存心是
誠正事以先儒說觀之知與行然有先後之別然
自一事而觀之則知這事然後可以行這事固可
曰知先於行也通盡心存心而言則亦非謂到得
盡心方始下存心工夫此所謂如車兩輪者也至
若盡心存心之難易則真知者必力行知固難乎
真知行固難乎力行况窮極乎此心之量操存乎

此心之體者未易分其難易也然而曾點之見處
雖高而却不能腳踏實地則此可謂行之尤難乎

中庸

御製條問曰親親尊賢等殺即仁義禮而獨不言智
者何也下文之知人知天即所謂智而通上下文而
言之則可謂備言仁義禮智之德歟抑知覺為氣之
靈智為性之貞則知不可謂智歟

臣馥對此章之義分言之則通上下文而後四德
兼備單言之則於仁義禮皆有所謂智者何以言
之蓋子曰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今以本文

考之親親仁也而其親親者智也尊賢義也而其尊賢者智也親親尊賢之等殺所謂禮也而知親之尊之等殺者亦智也故明儒論此章曰尊賢之義是知人親親尊賢之有等殺是知天而同是智也曰義曰禮都歸在智上以此言之則下文雖不言知人知天而智之一字已在於上面矣

詩傳

御製條問曰此曰二之日鑿冰冲冲註曰冲冲鑿冰之意也小註孔氏說又以為非貌非聲故云意意字當作如何者耶

臣韻對意在貌與聲之間蓋將謂之貌則非如邪邪之為衆多之貌將謂之聲則非如許許之為共力之聲然則冲冲云者正指其冲和之意陰凝之氣流動於非貌非聲之間者耳故朱子之訓釋也凡非貌而非聲者皆以意字當之如曰怒飢意愠含怒意厭浥濕意者是也而有無限宛轉深遠底意此等處只可以意會不可以形聲求之也

書傳

御製條問曰羲和是一箇曆官也如其曠職則一司寇誅之足矣何至興師誓衆如臨大敵耶是必廣布

奎章名選
十一
廷黨為羿羽翼故特假日食之變聲罪而討之然以
羿之凶豈不知其除黨之計而自為之圖耶事固有
隨時之權變而若此等處甚覺踈虞有何他說可以
參考耶

臣馥對征羲和之說朱子亦嘗疑之曰表道潔考
得大康失河止至相方失河南亦疑羲和是箇曆
官曠職誅之可也何至誓師如此古書之不可攷
皆此類也云云想其時羲和聚黨其邑有非一司
寇可誅故有胤侯之征不然何至興師誓衆如臨
大敵乎然而以羿之凶明知其翦除羽翼則適足

為激變之資此等處甚覺踈虞誠如 聖教而以
事理推之名正而言順則雖大姦巨猾無不膽寒
而氣索且如唐之藩鎮之跋扈有甚於羿而韓弘
與疾討賊承宗斂手削地以大義正也若此者必
量其時事勢而後可以覩得且以仲康之賢而稔
知后羿之惡則其必料之熟矣終仲康之世羿終
守臣節盖亦有以制其命也

周易

御製條問曰火上水下曰未濟是卦之得名由於水
火之不交濟如左傳所謂以水濟水之濟是已以小

狐濡尾觀之則又是濟川之濟而水濡其尾也又以飲酒濡首觀之則濡之者非水伊酒此豈非朱夫子所謂不可曉者耶語類云既濟是日中銜晡時未濟是五更初時先儒又言未濟之時即花未開之春月未圓之夜其所取之象可得聞歟三陽失位不過是火珠林之例語而伊川之驟聞也至謂以成郝隱者然以互體觀之既濟之中已舍未濟未濟之中已舍既濟否泰相乘水火互藏則但自以三陽失位者無乃刻舟之見乎

臣馥對以火水相違之體而言則為相濟之濟以卦才出險之道而言則為濟川之濟此其并行而不悖者也至如上九之濡首分明與初六之濡尾相應象傳却云飲酒濡首誠不可曉故朱子本義以飲酒為自養之義而以濡首謂狐之涉水而濡其首朱子之意緊可見矣至若既濟如豐有日中之戒未濟如屯有大亨之道蓋其時勢然也夫天下之事無不自未濟而為既濟當未濟之時猶有方亨之道而至于既濟則治極而亂泰極而否理之常也如五更初時曉鐘方動則雖其欲明未明草亂冥昧而過一時候大明麗天矣及其自寅而

卯自已而午則非不普照萬國無幽不燭而方盈之際必有將具之勢此非未濟既濟之迭相往來者乎花未開則有將開之理月未圓則有將圓之勢未濟之取象者然也以時言之三皇在五更之初乎堯舜其亭午之時乎且如冬至子半一陽初動而雪霜之所集積陰之所凝一線微陽不可得而見矣此未濟之時也及夫一陽漸長碩果既生而至于四月之卦則為純乾矣此既濟之時也自乾而為姤自姤而為遯則此又既濟而為未濟之漸也二卦之象正好於此類者得至若以互體觀

之既濟之中已含未濟未濟之中已含既濟者誠如 聖教此所謂陰陽互藏其宅者也然而互體者卦之已變者也若就未變者而言之則未濟之三陽失位固自如也雜卦曰未濟男之窮也彼涪州蘊桶之士蓋亦有見乎此而伊川之間而深許之者亦以未變者言也

奎華名選卷之九

奎華名選卷之十

癸卯選講製文臣著

趙

字景輿揚州人丁丑生甲午司馬壬寅柑製
居首 賜第赴同年 庭試

詩

添線

未了當窻繡今朝幾分添翦烏爭短永描鳳較疎織
移杼者圭尺停鍼聽漏籤一絲隨一影銖寸女功兼
表

奎華名選卷之九

奎華名選卷之十

癸卯選講製文臣著

濟魯

字景輿揚州人丁丑生甲午司馬壬寅柑製

居首 賜第赴同年 庭試

詩

添線

未了當窻繡今朝幾分添翦烏爭短永描鳳較疎織
移杼者圭尺停鍼聽漏籤一絲隨一影銖寸女功兼
表

敢不黼黻皇猷涵泳聖澤金溝引鏡共醉上林之鶯
花綺席抽毫庶頌一堂之魚藻

擬宋司空李昉謝於燈夕召見諭近侍以昉可
謂善人君子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
之事宜有今日所享仍賜御詩表

陪宸遊於良宵恩醉法醞宜令福於晚景榮動御詩
以我為賢撫躬多慙伏念臣備位宰相受知聖明移
周朝事君之誠采堅忠亮之操誦白傅諷時之什竊
附箴警之風顧之君子人令譽徒享太平時清福叨
重任於廊廟平生絕伎害之心窮勝事於林園殘年

保優閒之樂婁師德之心存愛物應無切齒之人章
玄成之年至告休或稱知足之士屬當端門張燈之
會猥叨華筵錫爵之恩鸞驛載臨政賞千峯之火樹
魚藻式讌共醉一堂之風雲生老明時縱幸此日之
同樂點檢平昔焉有一善之可稱何圖諭近臣之餘
更侈賜宸章之渥可謂吉祥善士宜享清閒所以惠
養老臣至發歌詠蓋聖朝眷注之念深嘉忠厚之自
持故元宵讌教之辰乃有詩篇之特賜已感記簪之
眷何安踰袞之褒十年嚴廊都忘世路之恩怨清時
鐘鼓竊幸暮境之優游法樽陪歡為是先朝之老物

宸藻垂獎敢曰一代之善人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蕩
乎無名建其有極為治仁厚郵罰不加於大臣圖任
老成恩禮每偏於舊物遂令駕質亦被鴻私臣敢不
手擎宸篇身涵聖澤精神已耗縱之贊襄之能嘉會
難逢庶彈歡欣之悃

教

擬 本朝求直言極諫教

王若曰日出杲杲萬姓切呼庚之憂夕惕乾乾十行
勤責已之意茲頒懇惻之教思聞謇諤之論惟予寡
人臨御七年寅畏一念君民貴相頒之義邠寒暑雨

之關心天人有所畏之機深淵薄冰之存警自我視
而自我聽對越於方寸之間猶已饑而猶已寒憂勤
於宵旰之際奈之何誠徒切於懷保每歎民食之克
艱念雖勤於欽崇未見天心之底豫迺者彌月恒暘
之患又在連歲大侵之餘自春徂秋西郊之雲不雨
由近及遠四野之草無青一霈猶慳靈壇之圭璧徒
走群情轉急重宸之錦玉何安畿湖荐值凶荒嗟民
命之近止京都尤被災害顧厥咎之昭然皇天之警
告丁寧必有所召近日之愆尤歷數不一其端學業
欠緝熙之工時象有泮渙之歎廉耻喪而名分壞何

由立紀而陳綱貪墨肆而僭侈滋難期衰風而勵俗
懲討莫行則寇平仲失刑之說不幸近之姑息為事
則朱夫子立志之言所當勉者此實為名災之本詎
可無求助之方譬如心腹毛髮之無不受傷政須對
證而投劑賴有股肱耳目之相助為理要得隨事而
進規咨爾大小臣工毋或應文輔予不逮上自衮職
下至庶政之闕失皆許指陳內而京師外及八路之
弊源必須歷舉法殷湯六事之責方欲以實應天追
董子三策之論惟宜正言終日蓋其謹灾而修省雖
係寡躬若復應旨而規箴亦在群下宜體賢賜之論

須勉骨鯁之風未聞賈太傅之長嘆是豈國家治安
之效雖或汲內史之妄發庶無雷霆摧折之威於戲
予則愧來諫之誠世豈之盡忠之士縱尤悔之多端
庶匡救之不替

箴

民箴 并引

伏以今王嗣有曆服莫皇基而圖治人心險於山川
賤民若而存警是所謂不畏入畏尚庶幾念茲在茲
永惟國家之安危實係民心之向背順則治而違則
亂天命之離合斯存撫我后而虐我讎群情之去就

難測譬若朽索之御六馬實多驚蹶之憂喻以洪流
之載扁舟那無蕩覆之患肆文考誕先登岸尚軫懷
保之仁亦湯后若將隕淵深勤危懼之念雖彼氓直
是蠢蠢而厥象實有巖巖既微且卑初無一拳石之
累積小為大便成千仞辟之高明王保民以治殆同
長路之順軌暴君欽怨于下何異峻坂之摧車至愚
兩神莫曰坦若平地其險如此實則難於上天誠欲
制治於未危莫如顧諟而寅畏岌岌乎殆不翅履羊
腸之憂兢兢自持寧忽蹈虎尾之念當義摩仁漸之
際縱致本固而邦寧逮衆叛親離之時自至土崩而

瓦解嗟民情大可見矣顧天位厥惟艱我視以灑灑
瞿塘誠能行易而知險措諸泰山磐石可使轉危而
為安肆將顧畏之良規庸附疾敬之遺訓哉曰
惟皇作極非民罔乂憂樂與共相須一體然或不惠
始乃仇視去就之分別於造次其機如斯是謂之若
非山之萃非石之巉譬諸山谿陽侯太行危於摧輪
險於覆檣莫謂蚩蚩朝民暮敵罔有常懷懷于有德
威不能屈德乃可服肆古聖王惟日惕若矐彼若若
不敢少忽如保赤子戰戰慄慄故茲召傅用訓于辟
今臣作箴拜獻丹城

七書講義

大學

御製條問曰誠意章有好惡字此章有好惡字平天下章又有好惡字此三章好惡字同歟異歟此章即明新交接之初平天下即新民之極致也傳者於新民之始終必以好惡為說者其意安在

臣 對此心之用無過好惡故誠意章既以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為用工之要此一段實為大學一部之本領而此章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平天下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云者亦不

翅重複言及則可見好惡之為心術最要處矣若言其三處同異則誠意章是要好惡之實也此章是要好惡之正也平天下章是要好惡之公也此已有先儒所論者矣至於新民之功尤無出於好惡二字蓋凡刑賞黜陟之際取捨與奪之間無非好惡之所發則傳文之於新民始終俱以此為說不亦宜乎

論語

御製條問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知道之不行而猶且仕焉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七書講義

大學

御製條問曰誠意章有好惡字此章有好惡字平天下章又有好惡字此三章好惡字同歟異歟此章即明新交接之初平天下即新民之極致也傳者於新民之始終必以好惡為說者其意安在

濟魯對此心之用無過好惡故誠意章既以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為用工之要此一段實為大學一部之本領而此章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平天下章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云者亦不

翅重複言及則可見好惡之為心術最要處矣若言其三處同異則誠意章是要好惡之實也此章是要好惡之正也平天下章是要好惡之公也此已有先儒所論者矣至於新民之功尤無出於好惡二字蓋凡刑賞黜陟之際取捨與奪之間無非好惡之所發則傳文之於新民始終俱以此為說不亦宜乎

論語

御製條問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知道之不行而猶且仕焉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何也遇危亂而不仕者皆為潔身亂倫之歸歟孔門
弟子不仕者惟顏閔而夫子與之至於荷蓀則斥之
甚嚴何也

臣 對聖人之學本欲以得君行道平治天下
則雖知世之終亂未嘗隱身不仕而亦非忘義而
徇祿也故見危邦則不入遇亂邦則不居此所以
合於中庸之道也隱者之志只在於離群絕俗獨
善其身則纔見無道之世便以利祿為耻終至長
往而果忘也故只知高尚之節不知君臣之義此
所以歸於亂倫之科也蓋聖人之或出或處皆得

其正則豈可與隱者之過於高仕者之溺於通同
日而語哉至如顏閔之不仕自與荷蓀有異若世
無孔子則此二子者亦不可終老畝畝而必將輟
環天下汲汲以行道為任也在荷蓀則斥之在顏
閔則與之不亦宜乎

孟子

御製條問曰夏商周皆以什一之稅取於民蓋五十
畝者以五畝為貢七十畝者以七畝為助百畝者以
十畝為徹之謂耶抑各有取稅之異制耶又按語類
曰鄉雖用貢法然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中下出

何也遇危亂而不仕者皆為潔身亂倫之歸歟孔門
弟子不仕者惟顏閔而夫子與之至於荷蓀則斥之
甚嚴何也

曰魯對聖人之學本欲以得君行道平治天下
則雖知世之終亂未嘗隱身不仕而亦非忘義而
徇祿也故見危邦則不入遇亂邦則不居此所以
合於中庸之道也隱者之志只在於離群絕俗獨
善其身則纔見無道之世便以利祿為耻終至長
往而果忘也故只知高尚之節不知君臣之義此
所以歸於亂倫之科也蓋聖人之或出或處皆得

其正則豈可與隱者之過於高仕者之溺於通同
日而語哉至如顏閔之不仕自與荷蓀有異若世
無孔子則此二子者亦不可終老畝畝而必將輟
環天下汲汲以行道為任也在荷蓀則斥之在顏
閔則與之不亦宜乎

孟子

御製條問曰夏商周皆以什一之稅取於民蓋五十
畝者以五畝為貢七十畝者以七畝為助百畝者以
十畝為徹之謂耶抑各有取稅之異制耶又按語類
曰鄉雖用貢法然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中下出

欽法則亦未嘗拘也以此言之雖謂之什未取一固無不可耶

臣對夏商周皆以什一之稅取於民而其所以取稅亦各有貢助徹之異制若曰七十取七畝百畝取十畝只如五十取五畝之為則同謂之貢可也而令既有助徹之異名則其制之不同從可知矣且觀集註所釋則助法乃是九分而取一徹法乃是十一分而取一於其實皆什一之文大有廷庭此後儒所以不能無疑者也臣竊嘗詳究其所以為助徹之故而要使其皆合於什一之數則

亦似有見得者蓋殷人以七十畝為一區每計十區以其一為公田以其九分授九夫九夫助耕公田一區而不復稅其私田此之謂助而所以為什一也下文所謂九一而助者亦謂私田九夫而助耕公田一區也非謂九分而稅一也周人始為井田以方一里之地畫為九區區各百畝以其八區分授八家其中田百畝則又除二十畝為廬舍其八十畝則八家通力而耕一夫所耕通為一百十畝及其收穫則八家各以其十一畝之入為公稅此之謂徹而所以為什一也橫渠所謂計畝而分

欽法則亦未嘗拘也以此言之雖謂之什未取一固無不可耶

濟魯對夏商周皆以什一之稅取於民而其所以取稅亦各有貢助徹之異制若曰七十取七畝百畝取十畝只如五十取五畝之為則同謂之貢可也而令既有助徹之異名則其制之不同從可知矣且觀集註所釋則助法乃是九分而取一徹法乃是十一分而取一於其實皆什一之文大有遲庭此後儒所以不能無疑者也臣竊嘗詳究其所以為助徹之故而要使其皆合於什一之數則

亦似有見得者蓋殷人以七十畝為一區每計十區以其一為公田以其九分授九夫九夫助耕公田一區而不復稅其私田此之謂助而所以為什一也下文所謂九一而助者亦謂私田九夫而助耕公田一區也非謂九分而稅一也周人始為井田以方一里之地畫為九區區各百畝以其八區分授八家其中田百畝則又除二十畝為廬舍其八十畝則八家通力而耕一夫所耕通為一百十畝及其收穫則八家各以其十一畝之入為公稅此之謂徹而所以為什一也橫渠所謂計畝而分

者與此亦畧相似而朱子固嘗取之則又可知其
非十一分而稅一也如此者解似合於經文皆什
一之語而既異於集註所說則臣不敢質言至於
語類所引周禮之文以註疏諸說觀之雖謂之什
未取一可也然以臣愚見似有不然者夫什一天
下之中正也重之與輕之皆非堯舜之道也今所
謂以年之上下出歛法云者非是或取什一或取
什一之一之謂也蓋年豐而民得穀多則就其多
而取什一凶年民得穀少亦就其少而取什一也
執此究之民之所得君之所取固有多寡之不同
未敢遽信也

中庸

而其為什一則一也若以註疏之說為證遂言三
代取民之制本自有或上或下之時云爾則臣固
御製條問曰自誠明自明誠當以聖賢地位分而論
之則其云自明而誠者儘有次第階級固可謂學者
事而若聖人則合下誠明兩盡非誠而後至於明則
自之一字恐是着不得而今與下自字一例對舉者
何歟

臣 對兩自字字雖同而義則少異下自字固

者與此亦畧相似而朱子固嘗取之則又可知其
非十一分而稅一也如此者解似合於經文皆什
一之語而既異於集註所說則臣不敢質言至於
語類所引周禮之文以註疏諸說觀之雖謂之什
未取一可也然以臣愚見似有不然者夫什一天
下之中正也重之與輕之皆非堯舜之道也今所
謂以年之上下出欵法云者非是或取什一或取
什一之一之謂也蓋年豐而民得穀多則就其多
而取什一凶年民得穀少亦就其少而取什一也
執此究之民之所得君之所取固有多寡之不同

而其為什一則一也若以註疏之說為證遂言三
代取民之制本自有或上或下之時云爾則臣固
未敢遽信也

中庸

御製條問曰自誠明自明誠當以聖賢地位分而論
之則其云自明而誠者儘有次第階級固可謂學者
事而若聖人則合下誠明兩盡非誠而後至於明則
自之一字恐是着不得而今與下自字一例對舉者
何歟

濟魯對兩自字字雖同而義則少異下自字固

有所由之次序而上自字不過輕輕說恐不必一例者矣

書傳

御製條問曰嘉謨嘉猷之告于內順于外無論或說與葛氏之言皆未知其穩當也大抵成王本意非欲掠美以為已有也蓋阿諛之臣退有後言而引諂以歸於君忠謇之臣引君當道而將善以歸於君故成王謂君陳苟以忠言入沃於我則必不自居其善云爾如此說去可以破後人之疑耶

臣

對成王勉君陳以入告謀猷則得矣必欲

其出而稱己之善則殆非古聖王之言也夫臣有善言而君納而用之則是君之善也雖不引以歸君善將安歸乎為人辟者但當勤納箴規善則從之過則改之汲汲如不及而已若曰爾必歸美於上而順之於外則幾何不啓佞而導諛耶使斯言而出於人臣則容或可也出於君則不可雖謂之失言豈為過哉大抵成王本意固未必在於掠美然不達君臣之一體而未免有彼我較量之意形於言詞則非細過也且阿諛之臣引諂歸君固可惡然苟阿諛也則雖使為上任怨其可用乎忠謇

有所由之次序而上自字不過輕輕說恐不必一例者矣

書傳

御製條問曰嘉謨嘉猷之告于內順于外無論或說與葛氏之言皆未知其穩當也大抵成王本意非欲掠美以為已有也蓋阿諛之臣退有後言而引諂以歸於君忠謇之臣引君當道而將善以歸於君故成王謂君陳苟以忠言入沃於我則必不自居其善云爾如此說去可以破後人之疑耶

濟魯對成王勉君陳以入告謀猷則得矣必欲

其出而稱己之善則殆非古聖王之言也夫臣有善言而君納而用之則是君之善也雖不引以歸君善將安歸乎為人辟者但當勤納箴規善則從之過則改之汲汲如不及而已若曰爾必歸美於上而順之於外則幾何不啓佞而導諛耶使斯言而出於人臣則容或可也出於君則不可雖謂之失言豈為過哉大抵成王本意固未必在於掠美然不達君臣之一體而未免有彼我較量之意形於言詞則非細過也且阿諛之臣引諂歸君固可惡然苟阿諛也則雖使為上任怨其可用乎忠謇

之臣將善歸君固可獎然苟忠蹇也則雖或近於
訐揚其可不用乎又何必忌其自居其善而美其
延譽於君也葛氏之言儘為得當而東萊之說亦
屬回互今若舍此而別為之解要以為成王分疏
則臣未知其可也

周易

御製條問曰有孚顯若厥有兩說孚信在中顯然可
仰朱子之說也在下之人信而仰之或者之說也本
義則兼存兩說語類則以強說為得蓋以彖傳下觀
而化之義歸重故也然而先儒之論有以前說為勝

者又有兼用兩說者今當何從

臣對以大觀在上言之則孚信在中顯然可
仰也惟其大觀在上也故在下之人信而仰之矣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則吾何以觀乎民不信則不
從雖觀奚化乎此本義兼存兩說者也大抵觀次
於臨而陽剛居尊為民瞻仰者觀卦之義也故言
在上之道者前說為長而論化下之效者後說固
勝然上之所以為觀於天下者下之所以觀仰而
化者皆當以孚信為主觀於觀字並用平去聲而
有孚顯若之道於上下可知矣兩說固不可偏廢

之臣將善歸君固可獎然苟忠蹇也則雖或近於
訐揚其可不用乎又何必忌其自居其善而美其
近譽於君也葛氏之言儘為得當而東萊之說亦
屬回互今若舍此而別為之解要以為成王分疏
則臣未知其可也

周易

御製條問曰有孚顯若厥有兩說孚信在中顯然可
仰朱子之說也在下之人信而仰之或者之說也本
義則兼存兩說語類則以孚說為得蓋以彖傳下觀
而化之義歸重故也然而先儒之論有以前說為勝

者又有兼用兩說者今當何從

兩魯對以大觀在上言之則孚信在中顯然可
仰也惟其大觀在上也故在下之人信而仰之矣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則吾何以觀乎民不信則不
從雖觀奚化乎此本義兼存兩說者也大抵觀次
於臨而陽剛居尊為民瞻仰者觀卦之義也故言
在上之道者前說為長而論化下之效者後說固
勝然上之所以為觀於天下者下之所以觀仰而
化者皆當以孚信為主觀於觀字並用平去聲而
有孚顯若之通於上下可知矣兩說固不可偏廢

奎華名選卷之十
而語類之以彖辭為定者豈以此卦有抑陰扶陽
之義故不專責於上而歸重於下民之觀化耶

奎華名選卷之十

奎華名選卷之十一

癸卯選講製文臣著

李晴

字錫佳初名暉字扶瑞甲辰命賜今名德
水人戊寅生壬寅中 謁聖試

詩

翠管銀鬕下九霄

令節迎玄鵬洪恩自絳霄鬕從星漢轉管逐葭灰飄
瑞色殊頌橘輕香勝泛椒惠波須共沐偏覺近臣饒
白牛溪

龍門開講席烏几傍清溪玉架羲文古金壇鳥跡迷
無心雲度石觀理月盈堤流水今千載高風溯舊樓
表

擬唐虞世南謝諭以行秘書表

職忝演綸愧蔑真學士之譽褒承逾衆特侈行秘書
之稱三字恩言千載殊渥伏念臣時丁亨泰學未解
蒙諷隋代之浮華猥進宮體詩數首荷秦府之契遇
粗述聖德論一篇願以仙館忝五絕之蹤素乏腹笥
藏萬卷之譽芸香在手初非陸彥深之書厨木天藏
胸敢擬杜元凱之武庫工於子集縱或青箱之竊窺

誦若已言曷備丹宸之顧問逮茲西幸之陪蹕徒仰
東觀之載書漢侍臣之詞賦與從願何裨於簪筆周
太史之經籍是掌將以輸於屬車携右閣千箱之儲
固仰常自在之念愧左史三墳之富安有以身代之
望何圖無似之蹤遽叨不虞之寵無書不讀自有口
史腹經與子偕行堪比石渠天祿蓋謂四部書繙覽
粗勉縹帙之潛心故以一行字華稱至譬芸臺之有
脚盛眷不啻於縻爵恩褒反勝於錫名止則止行則
行之譽簡冊不煩於汗牛別是殊渥管窺雖免於襟

馬曷副隆褒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丕飾昇平大興儒
學三畫勤講討之念右史左經一代選詞學之臣文
修武偃遂令駑質亦被鴻私臣敢不俯竭微忱仰荅
殊眷進可則進縱之贊褒之譽知之為知庶彈奏對
之悃

七書講義

大學

御製條問曰聖人聽訟所以異於凡人者以其有使
無訟之德也然所謂使無訟者即指無情者不得盡
其辭之謂則人人未必皆無情實而一切以無訟為

貴者得無推不去之處耶然則唐虞之士師周官之
司寇又何為而設也

臣疇對大凡爭訟之事必有一直一枉而其枉者
巧飾虛偽之辭欲為欺蔽在上之人而以求其微
幸故訟之所以不息而民之所以不新也然則聖
人所以使民無訟者蓋由於我之明德既明無所
不燭故無情者自然畏服不敢盡其虛辭而先自
退縮則理直者自得其正而訟之所以自無矣此
所以只言無情者之不得盡其辭以明無訟之義
也至若士師司寇之設則是亦刑期無刑之刑也

豈可以聽訟之可使無訟而并廢聽訟之官乎

論語

御製條問曰林放之所問者禮之本也季氏之所祭者禮之僭也而夫子間冉有不能救之對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然則季氏之失但在於舍本趨末而泰山之不歆其祀亦但由於專事繁文耶

臣晴對神不可誣以非禮猶人不可欺以虛文虛文尚不可欺林放非禮况可以誣泰山乎借此喻彼義尤明切而况季氏之旅適在林放問禮之餘也乎

孟子

御製條問曰此章朱子之說曰實字有對理而言者事實之實是也有對華而言者華實之實是也今這實字正指華實之實云云而但此實字作對華之實者恐不如作對理之實者蓋仁義只是理耳非有事在而以事實言之則事親仁也從兄義也如此解則此實字即對理而言者朱子之必以華實為訓何也忠君弟長乃是仁義之華采云者無或有所未安耶臣晴對至矣哉朱子之必以華實之實釋此實字也若以此實字對理而言之以為事實之實則只

得為以實事明實理而已其於推廣出去處則無以發明之故必對準而言之蓋仁義之道其用至廣而皆本於孝悌者正如木之枝葉華采之蕃延者皆出乎精實故必以華實言之以明百行之源衆美之本惟在乎孝悌也正與有子孝悌為仁之本程子穀種苗脉之說其義相合朱子所講忠君弟長乃是仁義之華采云者不過指其孝悌推去兩言之也

中庸

御製條問曰兩端二字章句中何不以過不及兩者

言之而必以大小厚薄之類言之乎無過不及即所謂中則以過不及釋兩端然後用中之義似又分明而章句之意則衆論不同之極處各有所謂中者然則兩端之中間不得為中而各就一端上取其所謂中者然後方可謂用中而得免為子莫之執中耶雖然過者為一端不及者為一端則此兩端之間獨非中乎或問因辨程子之論有孰為過孰為不及之說而章句之必以大小厚薄為言者果何故耶

臣疇對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不必擇中於事之過不及之間也事有可大而不可小則從其大者為

中而小者不得為中事有可小而不可大則從其
小者為中而大者不得為中至於厚薄之類莫不
皆然而雖以過不及言之事固有間於過不及而
為中者矣必欲隨事而必取二者之間為中則反
有所不通處過非中也不及亦非中也而事有過
於此者在彼而有不適者事有不及於彼者在此
而有不為不及者然則過於此者不害為在彼之
中矣不及於彼者亦不害為在此之中矣此所謂
中無定體也於此等處反欲以過不及之間為中
則是乃執一之死法非時中之活法也是以朱夫

子不以過不及釋兩端而必以大小厚薄為言也
且或問以未知其孰為過孰為不及孰為中之說
辨論程子執指過不及兩端之義則此與章句之
訓一般意思而深得大舜用中之道矣

詩傳

御製條問曰皮則可以為裘革則不可以為裘而此
曰羔羊之革者何也

臣疇對去毛曰革革更也然而此革字明非去毛
故集傳以為革猶皮也古或有去毛稱皮有毛稱
革之例此則皮革革通言也讀詩者恐不必以辭而

言義也

書傳

御製條問曰三聖授受其揆一也史氏之紀載也堯曰帝堯舜曰帝舜而獨於禹曰大禹者何歟若以為帝王之分則加以位號想其時史氏之凡例也隨其有號而稱之可也帝之與王名雖殊而尊則同豈必帝可以稱帝而王不可以稱王也或曰大者大其功也或曰自舜時而言之禹尚為臣未可以君天下之辭稱之也由前之說則蕩蕩巍巍之功尤有大於禹之功也由後之說則舜之攝堯如禹承舜在舜則可

以稱帝而在禹則不可以稱王也歟

臣晴對禹之承舜如舜之攝堯則史氏之紀載稱號者似無異同而謹按舜典紀舜之事本末該備故堯之在時舜未嘗稱帝而至於放勳殂落以下皆稱帝曰則舜典多紀舜即位以後事也史氏之稱帝舜固其宜也此篇專言君臣上下嘉言善謨而不言禹即位以後事也史氏之不稱位號者正如堯之在時則稱舜而不稱帝也且舜典以下先儒皆以為夏史所作而今乃載於虞書若是虞史所紀則舜可以稱帝而禹不可以稱王也亦明矣

至若大字則非徒大其功之意也禹受舜禪將以君天下故特加大字以別於皋陶益稷諸臣之意也先儒所謂大字即史氏之所尊稱者也

周易

御製條問曰豐之一卦善用之則為持盈履滿之戒不善用之則為豐亨豫大之論邵子所以飲酒不至酩酊者花不取離披豈亦有見於此等處耶朱子答或人之問以天地盈虛為造化之迹鬼神為功用之迹鬼神者屈伸之謂也屈伸便是盈虛之意功用亦是造化之迹則何以分言之乎

臣晴對天地鬼神本无二理自其形而上者言之則鬼神即天地之功用也以其形而下者言之則天地是舉其大體而言也鬼神是指其妙用而言也命名雖殊其實一也然則造化與功用固不可分而二之而統言其全體則盈虛者為造化之迹若言其妙用則屈伸者為功用之迹然而此等處理極微妙語甚精奧固非如臣蔑學所敢論斷者也至若持盈履滿之戒豐亨豫大之論朱夫子已詳言之而邵子所以不至酩酊不取披離之意有見於此等處者則 聖教至矣臣愚淺見何敢更

奎華名選

為觀縷也哉

奎華名選卷之十一

